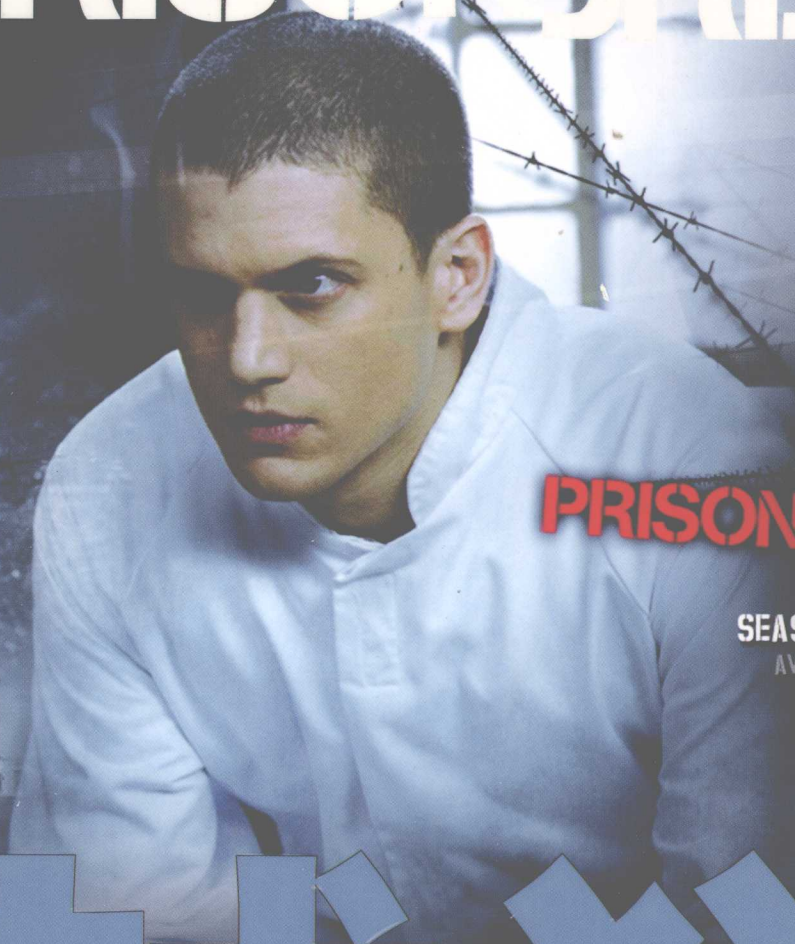


PRISON BREAK



PRISON BREAK

SEASON ONE.
AVAILABLE ON DVD

越狱



罗茜 隋礼娜 严龙凤 编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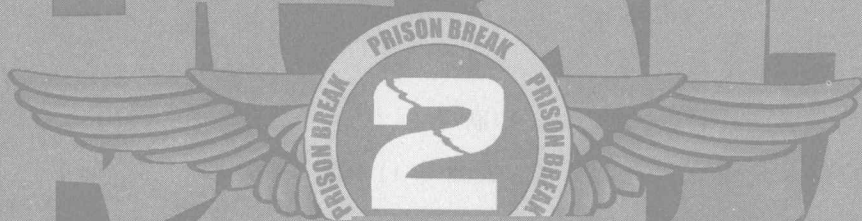
PRISON BREAK



PRISON BREAK

SEASON ONE.
AVAILABLE ON DVD/BLU-RAY

越狱



罗茜 隋礼娜 严龙凤 编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狱. 2/罗茜, 隋礼娜, 严龙凤编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106 - 02990 - 6

I. 越… II. ①罗…②隋…③严…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255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王新乐

责任印制: 卢晓波

越狱·2

罗茜 隋礼娜 严龙凤 编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昌平阳坊精工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2990 - 6/I · 0676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一 追猎	1	十二 父爱	151
二 营救	17	十三 被捕	163
三 脱身	33	十四 激变	177
四 色诱	45	十五 绝境	191
五 犹他	61	十六 重逢	203
六 会合	69	十七 证据	215
七 阴谋	79	十八 策划	227
八 兄弟	89	十九 交手	239
九 威胁	103	二十 逃亡	251
十 迷途	121	二十一 重会	263
十一 坦白	135	二十二 深渊	273

一 追 猎

迈克尔等人成功越狱，兵分三路逃跑，展开与警方的追逐战。与此同时，FBI 派来高智商特工艾莱克斯·马洪介入调查，较量就此开始。马洪能否发现迈克尔纹身中隐含的秘密？迈克尔手腕上的神秘单词能否帮助越狱者成功逃脱？而闯入副总统弟弟秘密住宅的维罗妮卡又能否使真相大白？究竟是猎人机智，还是猎物灵敏？越狱成功，追猎开始。

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晨曦透过玻璃窗铺洒在调查局宽大的办公桌上。一个面目刚毅的探员用笔在纸上涂写着什么，他动作娴熟，毫不含糊。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艾莱克斯·马洪，受命调查福克斯河监狱犯人越狱案。

艾莱克斯·马洪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这次接手如此棘手的越狱案件，对他来说，既是上级对他的信任和欣赏，亦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请把逃犯的资料读给我听。”他直身站立，对身边的另一名探员说。

“迈克尔·斯科费尔德，结构工程师，因持枪抢劫被判入狱五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前美国陆军军人，因持有赃物被判入狱八年；约翰·阿布卢兹，犯罪集团头目，因谋杀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查尔斯·帕托西克，绰号疯子，二级谋杀，刑期六十年；菲尔南多·苏克雷，恶性抢劫，刑期五年；大卫·阿泊勒斯克斯，外号中间人，重大盗窃罪被判入狱五年；西奥多·博格维尔，绰号口袋，因绑架、强奸和谋杀罪，终身监禁；林肯·巴罗斯，因谋杀总统胞弟，预计下周处死。”一份份资料在他手上扫过，窗外射进的微光映射着资料上一张张特征分明的脸，马洪凝视许久，将资料叠起。

“他们越狱多久了？”马洪问道。

“昨晚八点一直到现在。”

“迈克尔和林肯是兄弟。”马洪紧盯着照片上的迈克尔，“是他策划了整件事情。我需要他的全部资料！”马洪双眉紧锁，眼神深邃。在微弱的晨光下，他的脸部线条更加分明，宛如希腊雕塑般凝重。

高手对决，即将开始。

与此在茂密的丛林中，迈克尔和他刚刚重新获得自由的狱友们却度过了一个紧张惊险的早晨。经过一夜的奔跑，五人早已疲惫不堪，然而精力旺盛的拜里克和他的同事们仍在后面穷追不舍。阳光越来越明媚，它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上翩跹起舞，迈克尔一行五人依然被恐惧和迷惘笼罩着，慌乱中竟不知路在何方。警犬声越来越清晰，如果此时被追到，那么一切努力都将付





越 2 狱

之东流，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和无穷无尽的牢狱！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林木线外忽然传来一阵奇怪声音。“那是什么！”林肯拔起腿加快速度向发声处冲去。忽然，他眼睛一亮，只见前方几十英尺处，一辆暗红色火车疾驰而来。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只要抢在火车到来之前越过铁轨的那一边，那么，拜里克就是插上翅膀也难以追上他们了！

“快走！”在林肯的提醒下，五人奋力向铁轨急冲而去。“到火车那一边去！”林肯喊道，“快！过去那边！”林肯、阿布卢兹和富兰克林率先冲到火车前面，奋力一跃，跳过铁轨顺利到达另一边。然而此时，火车却越开越快，犹如一头发怒的狮子，脱缰咆哮而去。迈克尔和苏克雷使出全身力气奔跑，火车头依旧越行越远，身后，警员正在渐渐逼近。苏克雷心中忽然闪过一阵绝望。

“穿过去！”关键时刻，迈克尔忽然喊道。苏克雷恰好与两节车厢的相接处平行，他顺势跳上火车，爬进了车厢，深深吸了一口气。而正当迈克尔抓住火车上的铁杆，试图钻进车厢之时，拜里克已经在不远处举起警枪对准了他：“不许动！否则我把你打下！”子弹飞出，朝着迈克尔射来，说时迟，说时快，迈克尔一个敏捷的躲闪，侧身进了车厢，子弹擦边打在了火车红色的铁皮上。

迈克尔一行终于顺利逃走，拜里克透过火车的车轮空隙看着越狱者兴奋的脚步，气急败坏。


“直升机去哪里了！”拜里克拽住一个警员的衣领，怒吼道。

“回地面补充燃料了。”警员一脸无辜。

“妈的！”拜里克怒火中烧，前额的伤疤更加显得血红。

“先生，准备好了。”

马洪放下手中的笔，摘下眼镜，走到镜子面前。他依次整理西服里袖子、领口和领带，动作优雅娴熟。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是一张刚毅冷静的脸，是一张给人以信任和安全感的脸。他深吸一口气，从桌上拿起一支钢笔，缓步走了出去。



福克斯河的重大集体越狱事件轰动全国，各路媒体闻风而动，追逐着警方，都期待在第一时间报道警方的调查计划和最新结果。面对着频频闪烁的闪光灯，马洪虽然有些眩晕，却依然镇定自若，风度翩翩：“可以的话，我想先谈谈约翰·魏克斯布思。”他对满屋急切的记者说，“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12天，我们花了整整12天才抓到他！他是个狡猾的人，他了解地形，知道如何利用它隐藏自己。”马洪脑海中掠过迈克尔的影子，他似乎已经预料到迈克尔等人深藏的焦虑和不安，“逃亡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影子是他的朋友，黑夜是他的领地。他知道任何驱使罪犯犯罪的神经机制都是复杂的，逃亡和追踪的犬吠声强化了这种刺激。恐惧变成妄想，妄想最终变成精神错乱。”他顿了顿，清了清嗓子，自信地说：“我提这个是因为，一百四十年来，逃犯的心理本质并没有变。他们也是人，也会恐惧，他们会不顾一切地逃跑。我们很幸运，虽然他们有星月相伴，然而我们却更强大犹的武器——电视媒体，近来它比执行法律更为有力。我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每位国民，看清楚这些逃犯的面目，他们，正被美国政府通缉！”

一 追 猎

不出马洪所料，丛林中疲惫不堪的越狱者们，已经开始被狂躁和愤怒的情绪笼罩。苏克雷喘着粗气说：“我原以为我能豁出去。但是，你们看到后面那帮人了吗！我想我们是插翅难逃了！”

迈克尔对苏克雷的悲观情绪不以为然：“关键是他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他们难以过来！”

“那你认为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苏克雷声嘶力竭地反驳，“现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都怪阿布卢兹那该死的飞机！”苏克雷觉得，阿布卢兹的错误，毁了他们整个逃亡计划。

“我没有打算让你上飞机。”阿布卢兹一脸不满地说道。他衣服已经全部湿透，和胸前的伤口粘在了一起，泛着红晕。

富兰克林没有理会苏克雷和阿布卢兹的无聊争吵，他指着迈克尔的鼻子，狠狠地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迈克尔极其不耐烦：“我要去哪里？”



越 2 狱

“我不知道？犹他！”富兰克林狠狠地瞪着迈克尔，“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钱的事情？”

一听到“钱”，逃犯们全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这边，苏克雷紧张地问道：“什么钱？”

富兰克林故意把声音提高：“老家伙藏在犹他沙漠里的五百万。”迈克尔坚决回避这个问题：“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富兰克林穷追不舍。“等等，什么钱？什么钱？”苏克雷一头雾水。

福克斯河监狱，威严宁静如旧。马洪走在监狱长波普旁边，波普神情严肃，形色匆匆：“FBI插手早了点吧？”

“我知道，这还是你的调查范围。但当逃犯越过州界，就由我接手。”马洪不紧不慢地说。

“这可不会发生！”波普有些气愤地说。他打心底里讨厌这个咄咄逼人的FBI特工。

“希望如此，”马洪说道，“我建议你我之间不要有部门上的成见，全面合作。”他向波普伸出右手。

“当然。”波普极不情愿地与他握了握手。

马洪趁机问起了坦科洛迪医生的事情，经过夜以继日地对整个案件的调查研究，他感到这位医生是这件案件的突破口之一。

“无可奉告。”波普表示不愿作答。

马洪紧追不放：“据我所知，她几乎是逃犯的帮凶，打开门让他们逃出去。您必须和我合作。”

“无可奉告！”波普难以抑制住对这个年轻人的厌恶。

“也许她是整件事的关键。我们必须和她谈谈！”马洪依旧紧逼。

波普盯住马洪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强调说：“马洪先生，现在她不能和任何人交谈。”丢下这句话后，波普转身疾步而去。

萨拉·坦科洛迪戴着呼吸器躺病床上，昏迷中的她依稀听到两个医生在

讨论她的病情：“静脉注射可以维持体液平衡。我们给她注射了纳络酮，每小时0.5毫克——我们已经尽力，现在就看她自己的了。生死视乎她本人的意愿。要么求生，存活；要么放弃，死亡。”

萨拉的脑海里，和迈克尔相处的一幕幕场景迅速闪回。迷迷糊糊中，她看见迈克尔纯真的笑容、含情脉脉的目光，看见迈克尔离别时的依依不舍的眼神，想起他温暖的大手、性感的嘴唇。泪眼婆娑中，萨拉醒了。

拖着断手的口袋来到了一个野外宿营帐篷旁，长时间的疲于奔命，他又累又饿又冷又渴，手忙脚乱地翻查着帐篷外的大包小包。打开一个装满冰块盒子，口袋大把抓起冰块，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这既可以解渴，又可以冷却血管，他将断手藏在了冰块之中。忽然，帐篷拉链被拉开，一个赤膊男子和他女友探出头来。男子看见口袋，吓了一跳：“喂！你想干吗！”

“如果敢报警，我就把这个插到你眼睛里！”口袋拿起螺丝刀，指着男子的眼睛。他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握住螺丝刀的手由于过于用力而渗出了鲜血。这对情侣吓出一身冷汗，连连后退。口袋迅速抓起装冰的盒子，飞奔进了茂密的树丛之中。

“我需要一个医生。”受伤的口袋来到了一家兽医诊所。诊所关着门，他粗鲁地推开门，撞了进去。

“对不起，先生，今天星期六，我们不开门。”兽医库戴回答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印度人，黑色带卷的头发，棕色的皮肤，淳朴善良。

“这才是重点。”口袋把装冰的盒子重重摔在服务台上：“我需要治疗，而且，是秘密治疗！”

“可是，这是动物诊所，不治人。”这个人真是匪夷所思，库戴想。

口袋阴险地笑着，露出断手，兽医一惊，转身往电话跑去。口袋一个箭步上前，用螺丝刀抵住他的脖子：“这里没人可以打电话的，医生。”库戴吓出一身冷汗，呆呆地望着他，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

可是兽医告诉口袋他做不好这个手术。“我的手已经在盒子里放了四个小时，即将坏死，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口袋举起螺丝刀，咬着牙威胁兽医：





“虽然我只有一只手，但还是能把这个插进你的脖子里。如果这个理由不够的话，我可以找到你太太。”

无奈中，兽医答应了口袋的要求，但他声明说：“我不能保证成功。”说完，他转过身要去为麻醉做准备。口袋一把抓住了他：“我看起来那么蠢吗！”兽医强调道：“这样的手术一定要麻醉，我得把坏死的组织切掉，没人可以忍受这个过程！”

口袋抓住兽医的领子，贴近他的脸，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普通人！”他声音低沉而恐怖，犹如死神一般。

与此同时，在丛林中，警察带着训练有素的警犬正在搜查火车周围。马洪和另一个探员正在旁边研究迈克尔的照片，照片中，迈克尔浑身布满了清幽瓦蓝的弧线，纵横交错，如迷宫般充满神秘。马洪对迈克尔复杂的纹身产生了兴趣。“结构工程师，是吧？”马洪仔细端详着照片中美轮美奂的纹身艺术品。“他不是想象中会纹身的那种人。”“绝对不是。”他们共同认为，迈克尔的纹身是另有他用。至于为何而纹，马洪隐约感觉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认为纹成这样要花多久？”马洪说，“给他纹身的人一定花了不少时间。”说完，他把纹身图交给韦勒，让他去寻找给迈克尔纹身的人。炙热的阳光使马洪额头渗出了汗水，他摘下墨镜，看见拜里克正匆忙向这边走来。

“拜里克！”

“别烦我！”拜里克目中无人，径直往前走。

“好，不过这会让合作困难。”马洪善意地告诫说。

“合作？”拜里克忽然回过头，狠狠地盯住马洪，“是我的人在外面卖命而你在开新闻发布会。”在拜里克的心里，马洪只是一个爱站在镜头面前出风头的人。

“媒体只是个工具，”马洪贴近拜里克，低声说道，“我会比警犬更快抓到。”

拜里克依旧凶神恶煞：“我们不需要你！我们正全力追捕那群人，早晚会

捉拿归案。”

“问题是追捕的定义，”马洪不依不饶，“就是你永远在猎物的后面。”

“走着瞧！”拜里克怒气冲冲地转身，疾步而去。

清晨的蒙大拿黑脚湖，安宁恬静，湖面滑润晶莹，透着浅盈盈的蓝，一望无垠。在淡淡的晨雾里，白茫茫一片，不知哪是湖水，哪是晨雾，仿佛湖水、晨雾与遥远的天际已经融为一体。

在湖边那座僻静的阔绰宅院里，维罗妮卡正在搜泰伦斯·斯泰德曼的身。

“我对你没有威胁。”斯泰德曼无奈地展开双手。

“你得原谅我，最近比较多疑。”维罗妮卡没有在斯泰德曼身上搜到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她开始在客厅的沙发、桌子上搜索。

“我保证，小姐，我对你没有威胁。”斯泰德曼无力地躺进沙发，“止痛药让我没什么体力。”

“好，你不介意我拍照留给后世吧。”维罗妮卡拿出相机，没等斯泰德曼回答，就对着他照了一张相片。

“这对你没有好处。”斯泰德曼若有所思。

“你不明白，”维罗妮卡说，“有人因谋杀你的罪名要被执行死刑，而你还好好地坐在这儿。”

“我又没有选择林肯背黑锅的。”斯泰德曼无奈地反驳。

“是谁？你的总统姐姐？”

“你不明白，我也是这一切的阶下囚。”斯泰德曼语气平静而无奈，他用眼睛看着窗外一片葱绿，而他已经很久没有能够走出这间寂寞黑暗的豪华宅院了。

“哦，得了吧，你本可以站出来的。”维罗妮卡有些冲动，她看着斯泰德曼的眼睛，就是这个人，毁了她的旧爱，还有那个本来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现在他们，都在亡命天涯。“你本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维罗妮卡痛苦地摇着头。

“不，我真的是阶下囚，”斯泰德曼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维罗妮卡，





“现在，你也一样，从你把门关上的一刻。”维罗妮卡一惊，冲到门前，使劲摇着门柄。门纹丝未动，真的锁上了。

维罗妮卡绝望地回头看着斯泰德曼，他缓慢向她走进：“你不觉得奇怪吗？这里没有一个保安，门只能从外面开，玻璃二英尺厚，防弹，”斯泰德曼强调，“没法出去的，小姐。”

逃狱五人组已经开始发生分裂。迈克尔和林肯坐在码头上倾谈，其他人在远处不时地望着他们，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

“我们得甩掉他们。”林肯说。

“不行的，”迈克尔无奈地摇头，“他们知道犹他州的事。”

“这样更应该甩掉他们！”林肯说。

“如果他们被抓，联邦密探就会知道我们去哪。在我们到达犹他做完要做的事之前，必须确保他们不落网。”

“你真的认为钱在那吗？”林肯有些疑惑。

“查理斯也许没有完全说真话，不过到最后，最后他没理由要说谎。我打算拿到钱就去墨西哥，一直坐那儿等长途汽车到巴拿马。”

林肯一笑：“你真的对那里的小酒馆情有独钟？”

“是的，我还真不介意在吊床晃上个十来二十年。”

林肯打断了迈克尔对宁静生活的痴想，他提醒道：“半个国家的人都在找我们呢，我们到不了巴拿马的，”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弟弟，“有人相助就可以。”

“维罗妮卡帮不了我们。”迈克尔摇摇头。

“我们没钱没衣服。”“这些我有。”“我还以为计划是靠阿布卢兹的飞机呢。”林肯摊开手。

“飞机只是计划A。”听迈克尔这样回答。林肯盯着迈克尔的眼睛，为弟弟的谨慎和思考的周密所折服。就像无边的黑暗里看见一束光明，林肯燃起了新的希望。原来，在仓库里，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一切。

迈克尔转动手腕，显示出黑色的纹身，那是三个单词——管材、机会、森林。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马洪正在同纹身师西德交谈。西德曾经为迈克尔设计了整个纹身，她笑着说：“所有的素材都是他给我的。”西德为迈克尔的设计惊叹，也为自己的精湛手艺而骄傲。她把纹身图递给马洪，“看看，这简直就是西斯廷教堂壁画。我知道他是个工程师，但你看他的艺术天赋也是不得了啊！”西德的话引起了马洪的思考。他问道：“关于他，你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西德脑海中浮现出那个俊朗的青年形象，幽蓝的双眸，紧锁的眉宇，配上那繁芜复杂的纹身，他整个人，就像一件美妙绝伦的艺术品。

“他很酷，”她说道，“不过对于一个追求细节的纳粹，凡事都要追求完美，就像他画这个纹身一样。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觉得整件事不过是类似于‘私人笑话’之类的东西。”西德摇摇头，瀑布般的卷发在双肩涌动，温柔而野性。

马洪询问另一个探员他们去监狱以及监狱前交叉的两条道路的名字，英国林阴道、费兹路和珀西路，居然，他们的名字和迈克尔的纹身上的名字完全一样！原来这不是简单的纹身，这是一部比西斯廷教堂画还要令人震惊的作品——这是一幅地图！迈克尔的计划马洪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正当迈克尔等人商量下一步行动时，一个漂亮的小女孩闲逛过来：“你们在做什么？”富兰克林说他们在钓鱼。“那鱼竿呢？”“我们喜欢空手摸鱼。”突然女孩的父亲从丛林中冲出，手持猎枪，指着他们：“你们是福克斯河监狱的逃犯。谁也不许动！”

正在此时，阿布卢兹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女孩，用手枪顶住她的脑袋，“把枪放下！”他命令猎人。

女孩在阿布卢兹的手中极力挣扎，她的叫声使父亲不知所措。迈克尔十分不满意阿布卢兹这种伤害无辜的愚蠢做法，他命令阿布卢兹：“放下女孩！”

时间一秒秒过去，双方还在对峙。女孩吓哭了。终于，猎人把枪放下，阿布卢兹也把女孩放下。女孩跑到爸爸的怀里，大哭起来。迈克尔走近猎人，警告说：“不许把我们的行踪告诉任何人！”迈克尔要了他的车钥匙，离开了丛林。

迈克尔等人坐着猎人的车逃走了。一路上，富兰克林对阿布卢兹的劫持





小女孩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他说：“她只是个小女孩，你知道吗，我也有女儿！”阿布卢兹平静地对他说：“我也有女儿。但我必须那样做，否则我们就再也不能见到我们的女儿。”

汽车继续向前行驶，说到女儿，富兰克林的回家之心更加迫切，他问道：“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迈克尔回答：“奥斯威哥。”富兰克林十分困惑：“那在东边，可我家在西边！”阿布卢兹说：“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家在哪里，他们一定正在那儿等你回去！”苏克雷插话说：“纽约怎么样？我女友怀孕了。”

“你们的爱就是你们的弱点，你一定要放下爱！”阿布卢兹说。苏克雷在后座痛苦地抱住头。他以为，越狱成功后就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就可以与爱人永不分离，可他没有料到，越狱之后等待他的，依旧是毫无边际的恐惧与不安。林肯没有理会富兰克林，他将汽车直接向奥斯威哥驶去。

丛林中，联邦调查局依旧在搜索调查。拜里克从狱警手中接过迈克尔入狱之前的信用卡使用纪录。“他人狱前在韦勒镇花了那么多钱？”拜里克说，“为什么他从芝加哥来这里，一个月在这些地方花掉超过8000美元？洗车、语音邮件、存物、租车。”

“已经有人在调查此事了，”狱警说，“长官，联邦派来的人怎么办？”

正在此时，另一名狱警向拜里克跑来：“有新消息！松树林边有一猎人刚刚遇到五个逃犯！”拜里克听到这个消息，迅速集合警队，向松树林进发。

与此同时，马洪来到了迈克尔以前的住所，他试图从中寻找迈克尔的思路。“母亲过早去世，父亲游手好闲，在这世上，除了哥哥一无所有。”他用手抚摸着墙上的星星斑点，仔细琢磨着迈克尔全部计划的细节，“所以你开始计划。你策划了好几个月才完成它，包括每一个细节。然后你毁掉了所有证据。”他转身走到窗前，凝望着下面混浊的芝加哥河水，他命令潜水员对这条河展开搜查。

在蒙大拿黑石河的豪华宅院中，得知自己被困的维罗妮卡正想尽一切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她试图打电话。

“不会有信号的，我们与世隔绝。”泰伦斯·斯泰德曼说。

“给我闭嘴好吗？”维罗妮卡不耐烦地说道。

“他们就像一张网，你越挣扎，情况越糟。”泰伦斯说，“如果我不阻碍他们，不乱说话，我就能继续活下去——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维罗妮卡充满鄙视地盯着泰伦斯：“你愿意这样活着，在这个密封的盒子里偷生，看着外面局势恶化。”维罗妮卡没有理会泰伦斯，她转过身，拿起手机，开始拨号。

忽然，一把手枪抵在了她的后脑勺上。“不要！”泰伦斯命令道。

松树林中，猎人告诉拜里克，逃犯已经坐上他的1978年的大切诺基往奥斯威哥放向走了。于是拜里克查看了迈克尔的信用卡使用纪录。他发现原来迈克尔在奥斯威哥有许多交易。“这就对了，”拜里克有些兴奋地命令道，“我们去奥斯威哥！”

福克斯河监狱医院。凯蒂推开病房门进来：“你看起来很失望。”

“我以为会是我父亲。”萨拉笑笑。

凯蒂给萨拉带来了换洗衣服，萨拉拉住凯蒂的手，虽然还带着笑容，但仍可以看出她的紧张与无奈：“我有大麻烦了。”

“我，”凯蒂低下头，有些吞吞吐吐，“我必须向你道歉——他们拿我的工作相威胁，逼我说出你和迈克尔的关系。”

“不，”萨拉摇着头，打断了凯蒂，“我很小就学到自己的事情不能怪罪他人。”

凯蒂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是第一个爱上罪犯的人。”萨拉笑了，苦楚中带着甜蜜：“他从不在乎，从没过。”她依旧在微笑，可是泪水早已把枕头打湿，就像一朵盛开在雨中的灿烂桃花。

与此同时，几英里外，迈克尔也想起了萨拉，歉意开始在他的脑海中蔓





延开来。“我毁了她的生活。”迈克尔对苏克雷说。苏克雷耸耸肩：“现在你对此也无可奈何。”迈克尔看着窗外，叹了口气，说：“不是这样的。”

他们离奥斯威哥只有半英里了，汽车继续向前驶去，等待他们的究竟是自由与财富，还是牢狱与死亡？

凄凉的夜里，萨拉翻弄凯蒂给她拿来的手提袋时，忽然发现一个折得非常奇怪的纸鹤。她打开纸鹤，原来里面有一条留言：“有一个可以让一切正常的计划。”萨拉将纸鹤折回，若有所思。

黑石河别墅中，维罗妮卡正在责骂泰伦斯：“你想干什么，泰伦斯？开枪杀了我，你就摆脱不了我。”

“我这儿很安全，”泰伦斯说，“只要不迈出这个屋子，我就可以活。”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放弃了家庭、牙齿，每天吃止痛药来麻醉我卑微的存在。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维罗妮卡丝毫没有受到泰伦斯的言语打动，她再次掏出手机，泰伦斯拿枪对着她，半带命令半带哀求地说：“不要！”

只听接线员说：“警长办公室。”泰伦斯的眼中充满绝望，他听见维罗妮卡说：“你好，我是维罗妮卡·多诺万。我需要你派辆车到光明路尽头的房子来。”接线员问她是否在报警，她说：“是的。罪犯是美国总统。”

迈克尔纹身的秘密已经被马洪侦破，一名探员告诉马洪，史怀哲是迈克尔所住牢房马桶的生产商，艾伦是螺栓上面的配件。“附近有没有叫‘管道机会森林’的地方？”马洪隐约感到，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我们正在调查，”探员韦勒说。此时，监狱方面正往奥斯威哥的仓库赶去。马洪他们也决定动身前往。

迈克尔一行到达仓库之后，拜里克和他的同事也赶了过来。“如果他们在里面，我们就包围他们。”拜里克命令道。而此时，马洪和韦勒也驱车到达，拜里克怒气冲冲地跑上前去，对着刚从车上走下的马洪说：“这是我的地盘，